雜著

講義 筵奏附

雷淵集 十四

雷淵集卷之二十七目錄

雜著

雷淵集卷之二十七

雜著

原命一

聖賢之命制乎天中人之命制乎人下愚之命制乎物聖賢者順天而動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其語默動靜皆有以格乎天故傳曰大德者必得其位必得其壽必得其財其語默動靜一有不合乎天天必知之故孔子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又曰丘之禱久矣豈非聖賢之命制乎天者歟中人者所行不能一循乎天善始而不善終者有之焉得於此

而失於彼者有之焉各因其所遇之幸不幸而窮達榮辱生焉豈非中人之命制乎人者歟下愚者所行一反乎天仁義之存諸中者幾希而一有所利則忘其君與親君親性也而猶且忘之豈非下愚之命制乎物者歟故制乎天者人不能貴賤之可行則行未始達也可止則止未始窮也惟天之是循已制乎人者人用之則行舍之則止惟人之是循已制乎物者義不可取而取義不可進而進惟物之是循已故制乎天者其榮辱死生皆正命也制乎人者其榮辱死生有正命焉有不得正命焉制乎物者其榮辱死生

皆非正命也故曰唯聖賢可以責命于天中人以下而責命于天妄也下愚而責命于天罪也

原命二

天之命乎人者有三焉曰性曰數曰名性所以善其始也數所以成其中也名所以定其終也故性無不善數有窮通名有善惡其爲號雖殊皆謂之命人皆知吾之性天之性也人皆知吾之氣天之氣也天之氣有昏明天之性仁而已矣故曰性無不善天之道一陰而一陽陰陽之運一否而一泰天之不得已也故雖天不能爲人謀君子而當乎泰則吉小人則凶

其生之適會是運命也故曰數有窮通雖然人徒見君子之凶小人之吉謂之無天殊不知君子小人各隨其善惡而淂其名後世未嘗無桓魋臧倉也不能掩仲尼孟子之聖後世未嘗無华歆賈充也不能掩曹操司馬昭之惡其他君子小人莫不隨其行之大小而淂名焉各稱其分焉故曰名有善惡仲尼孟子之戹窮於當世不過數十年而其賢聖之名於後世者窮天地而無已時曹操司馬昭之淂志於中國不過數十年而其惡之名於後世者亦窮天地而無已時於是乎見天命之大定矣故君子明其始安其中

以俟其終而已矣

原教

教之原出乎性明乎性然後可以言教夫人皆知虎狼之不可為麒麟則荀子之言性惡不可與言教矣人皆知鳳凰之仁不能化鷙鳥之暴則揚氏之言善惡混不可使為教矣天之生人欲其序而不亂也欲其和而不乖也則將必與之以序之和之之具必不與之以乖亂不可理之性而強之以序且和也火之族皆燥水之族皆濕虎狼鷙鳥之族皆暴麒麟鳳凰之族皆仁何獨於人之族而疑其性之皆善乎傳曰

天生烝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億兆人之性猶一人之性也故使一人統億兆人而治之不然而人各其性將謂子弒父臣弒君亦人之一性而卒無以教之歟然則堯舜何以為君孔子何以為師且如荀子之言安得堯舜孔子而為之君師乎假使堯舜孔子而治之歟將執而戮之乎抑教而化之乎欲執而戮之乎如荀子之言舉天下無人矣如揚子之言舉天下之半而戮之人之生滋多而其誅無已時矣何暇於為教欲教而化之乎彼惡者非有物蔽之也性也性之不可易教將安所施乎余故曰教之原出乎性明乎

性然後可以言教不明乎性而言教教之賊也夫教者以吾之不蔽覺彼之所蔽而已覺則善故知人之性與吾同也知人之性與吾同故堯舜不下堂而治天下聖人之教若是而已矣

周平王論

天下之亂未嘗不起於上而成於下天下之論未嘗不明於著而昧於微余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弑君三十六至於子頹奔衛有遷王之禍叔帶召戎有伐周之師而天下遂無周矣論者徒知頹帶之惡而已夫孰知惠襄之亂漸於幽王之弑也徒知犬戎

之弒王而已又孰知平王之與聞乎故也請言之今有不得於其父而託於人者彼將驅猛獸往噬其父則其子以死爭不獲焉趍而救父同日而死可也此人之所受于天而不待強勉而為者也受之于天者何君臣父子之義是也為人君父者一日無是則必受篡弒之禍為人臣子者一日無是則必受亂賊之誅故先王之刑莫嚴於弒君父而春秋之法亂臣賊子必先治其黨與盖謂不如是無以剪其羽翼而亂臣賊子接跡於天下矣今平王不受命而奔諸侯坐視其父之弒而莫之救其父已死乃返其國猒然服

其父之冕居其父之宮南面而臨天下天下之人可勝歎哉趙穿弑靈公趙盾未出山而復董狐以爲趙盾弑君而夫子修春秋因舊文而不變焉吾不知幽王之弑也將歸惡於誰乎將以申侯爲首惡而平王爲之黨與乎將以平王爲首惡而申侯爲之黨與乎春秋之法諸侯弑死而賊未討不書葬責其臣子之辭也桓公之世王不稱天責天子之不能討賊也知此義則春秋之所以處平王者可以推之矣嗚呼彼亂臣賊子之無憚於天下而猶不敢肆者徒以有先王之法也今平王位則先王之所履而行則先王之

所討也彼將惡乎畏哉此又惡乎禁哉於是諸侯爲亂賊而天子不能討諸侯之大夫爲亂賊而諸侯不能討今年齊弑一君明年衛弑一君卒至於王室之亂而陵夷及於亡此春秋之所爲作也故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禍皆始於平王而平王自爲之也或曰使平王立而討申侯滅之可以免乎曰然向令盾也討穿也而誅之弑君在穿而討賊在盾矣使平王雖不能死難於初舉一旅之師而問罪於申庶可以免於惡而救後世之禍矣今也不然德其立己而發民而爲之戍以逼天下復讎之師平王之惡至此而

不可赦矣吾不敢以文武之後而諱之也

論 廟制

國朝廟制但以世次奉安不拘東西昭穆之制 永寧殿則 四祖居中而西夾 定文端德東夾 睿仁明元亦用世次不序昭穆而兩殿皆同堂異室以西為上按退溪年譜 世宗倣漢原廟之制立 文昭殿以奉四親及 太祖藏主於後寢同堂異室以西為上四時有事則祫享於前殿 太祖居中南向高曾祖禰列於東西畧如古昭穆之制退溪 廟圖亦曰 文昭殿之制後寢五間以奉高曾祖考與

太祖五位神主前殿三間大祭則祫享于此 太祖居北南向昭二位在東西向穆二位在西東向而其間有兄弟繼立則同昭穆共一位之法見於五禮儀宗廟圖說然不可以同一室故當依賀循七室加一之議蓋言同位而異坐也如 仁宗 明宗同昭穆也 仁宗之薨大臣李芑尹元衡等議 仁宗祔則世祖當祧而於 明宗親未盡不祧則過五室非世宗之制於是祔 仁宗於延恩成宗追崇德宗以睿宗已祔文昭祔德宗于別殿而罷其殿曰延恩及 明宗薨大臣李浚慶等獻議請以 明宗祔廟時並 仁宗入奉 文昭而位

數自至於加一爲六以此考之 宣廟以前 廟制
尚用昭穆明矣又 廟圖云 世祖於今(謂宣廟)當祧
則亦可見 宣廟以前曾無世室之制矣若其時已
有世室之制則以 世祖之功烈必不爲當祧之位
矣蓋 國朝古章如此而後世世室之位非止一二
則五室之禮已不可行而昭穆之制又從而拘掣不
若以世次奉安之爲便順故始有今謬矣可勝嘆哉
嘗考 四祖謚號各四字而今 神版所題則曰
穆王曰 翼王曰 度王曰 桓王而已 妃位亦
書謚號中一字曰 孝妃貞妃敬妃懿妃而已 國

初典禮之簡質無華臣不勝稽首拜頌矣

蘭說

舍南敗垣之陰有蘭茁焉土崩者擁之草蔓者緣焉過者罔有知為蘭主人教童子去蔓疏崩壇以崇之貴之也客有笑于傍曰子之貴蘭適以害之也夫是蘭也惟崩中乎生蔓側於長幽獨掩晦是以茂也今子欲夷厥由生芟厥由長章厥由晦貴之所在名必隨之將有名之者曰兹瑞草也香草也手就而摩鼻就而嗅罔以遂厥性豈蘭之幸哉主人曰雖然為兹異草也猶閟欝于兹卒莫見奇斯又其幸歟客又笑

曰奚患夫是夫惟處幽也久殆將顯風滋雨潤根翠而葉強方秋霜露既降百卉枯死子之庭有嫩然青者方冬霰雪既集衆氣閉蟄子之室有黯然香者雖欲其不見奇得乎哉凡物幽若顯在時子胡汲汲焉於是主人顧客大噱麾童子曰止夫子之言殆達者也

猫說

余家苦鼠暴有一大鼠尤恣拱兩穴以據窖乎東則趍西迫於西則趍東其行大捷視之弗暇而況可執之乎家人甚病之土室兩穴又乞諸隣子猫以恐之

私計鼠暴當不復慮朝而視則又穿兩穴竅然如初矣猫且飽而嬉弗以鼠為意然猶日夜居衣房中不妄出鼠始畏約從穴中窺候猫去為暴猫終不去屏跡不敢出者數日旣而窺之益熟覺無他異以為彼真無為也遂稍出穴公行猫亦不省也居數旬鼠從東穴出入衣簾中猫睨以視亟起趍東穴大出聲以吼則復走西穴據之鼠乃大驚意東穴有變緣簾底徑投西穴則猫已鼓吻迎之矣鼠氣奪不能旋小動輒見防攝之屏息計卒無可奈何然甚肥健猫力不敵積威以逼之及其甚而後噉焉余始而不怡者久

之旣而歎曰彼固自取之也夫依人而生者不毁人之室因人以食者不攘人之財且物之害人者亦或利人今鼠依人之室而究其辟食人之粟而又損人之衣竊竊苟苟以至微之命屢憎於人樂蹈危機而不知變焉是宜殄滅其種類蕩覆其巢穴罔俾孑遺又爲之閔乎嘗讀唐志至蕭淑妃臨死罵武氏曰他生我爲猫阿武爲鼠生生扼其喉每想其寃毒憤罵之狀未嘗不爲之於邑竊悲其意也今見猫捉鼠輒思其言惟恐猫之不猛而鼠之走脫用爲嬉笑此又一快也夫一事也而可使好利者戒嗜殺者懼焉可

以不識

二多齋說 贈公弼

古之用文章鈔天下者未始不勤而求之求之勤故其得之也深得之深故其言之也切六一氏博而後約者也故語其多老泉氏積而後發者也故語其久昌黎氏主乎理故其思也專柳州氏急於詞故其擇也精此數公者其言皆足以為後世學文者法昔者孫莘老問諸歐陽公曰為文章如之何歐陽公曰第多讀書請益曰第多著文世常患讀書少又不多著文故不工如其多也鮮有不至者蓋公以所嘗自試

者告人故其言有味然學者或不深惟先後之序以須遲久之功而惟多是務則其病也膚故當以老蘇之法參之其稱曰予年二十七而猶不知書旣而發憤取論語孟子閉戶端坐而讀之絶筆不爲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涵畜充溢抑而不發胸中之文日益多沛然終不可禦然後則慨然曰可矣下筆頃刻數千言縱橫上下出入馳驟而必造乎深微而止此可謂知所先後而能遲久矣向令老蘇朝而讀一編書夕而著一篇文夸多而已則何能做出許多

文章如此其好也雖然學者或徒以汎博爲能而不務窮其理徒以聰敏爲事而不務修其辭則其弊也粗故必也思之專如韓子擇之精如柳子則庶幾矣韓子之書曰始吾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如是者有年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乃徐有得也故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此韓子讀書之法而其思之專也如此柳子之言曰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

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此柳子著文之術而其擇之精也如此故為文章始於多畜於久凝於思成於擇而大法備矣諺曰不耕胡穫不學胡淂辟之田讀書猶耕而種者也發而為文者猶百穀之生焉者也上農廣其疇壠力墾而深耕之然後收其實倍蓰焉然相地之高下列其畝視土之豐瘠宜其種知水之泄瀦均其溉及其生也鋤其莠之亂苗者然後穀

乃美焉故天下之理一也知此則喻彼從子公弼志古者也與其友二三人相為謀治其燕居之東偏群居而讀書焉請名於余曰必以義俾有勸焉余嘉其志因以歐陽公之說命其堂曰二多又舉三子之言申其意勉之哉若乃進乎是者有夫子之文章可得以聞焉余姑不敢道以俟其自得之云爾

扶風子傳

扶風子者宜寧氏之宗老也其祖錫於余六世祖為子屬莫尊也其人敦於孝八十而慕行莫高也老也屬尊也行高也故宗人咸敬之扶風子雖少孤不學

為人誠長者由心而行縮則從之歉則違之故鮮有
敗行其言吶吶焉發之難然發必可聽也扶風子居
於湖中湖中人重其孝具狀申觀察使謀以表其閭
使者既發扶風子聞之驚曰焉有以孝表其門而敢
自安者是逐我也使人追諸道乃已宜陽子曰孔子
稱人之生也直余於扶風子信之矣扶風子出言為
行不考於古維心之所安而率入於善嘗讀檀弓記
至曾子易簀扶風子請其義則犂然以喜既而曰曾
子其未聖乎季氏之簀何為至死而乃易也是亦庶
乎心而獲而已扶風子蓋未嘗讀書也

孝子朴氏傳

孝子朴氏者名文娘星州人父壽河　世祖時政丞元亨之後中世微淪於嶺之南前縣監朴其者家貲累千居達城以豪聞與壽河爭山訟于營門觀察使令星州牧查報壽河素剛狠疑觀察使與朴監有私大罵方伯不平心聽訟受姦囑公奪人墓地觀察使聞大怒竟掠殺之也父既死惟一子尚幼有女二人其長實文娘父既死文娘日夜抱父屍以哭不食將死既而奮曰殺吾父者猶在而吾弟未壯吾死將以殺父之仇遺吾弱弟乎吾弟未壯吾死當誰殺仇於

是悉召奴婢十餘人文娘哭且謂曰此吾死之日而冐從我乎皆哭而應曰諾於是悉聚家中鉏钁田器以與奴婢為兵文娘執大斧仰天一呼而出奴婢皆從無敢後者遂走上山斮朴監父塚兵折以手掘指盡落於是諸受兵者皆𠞰發其柩而燬之守墓者戰恐不敢爭犇告朴監朴監立黜蒼頭為軍圍山執文娘磔殺之於是嶺南人或右朴監或悲文娘之死右朴監者曰文娘不告官擅發人父塚是宜死右文娘者曰文娘急於復讎焉知官其以擅為罪也文娘為衆朴監亦擅殺當死事 閣下本州查驗是時是州

牧其人按其獄若朴監罵文娘已死其婦曾娘曰吾父以寃死吾兄爲吾父死吾獨生何爲西入洛擊登聞鼓被髮韜面自訟父兄寃狀辭氣悲壯事下該曹又 命吏按覈已而事不竟其弟年十餘會星州牧按父獄者已罷去新太守至官兒聞星州牧過其閭手磨所佩刀甚銳伏林中候其至則抽刀擲之馬上穿其韡太守大驚索得兒問而何故欲刺我兒乃勃然罵曰女按獄不平使父寃不伸是與殺吾父同也吾欲報仇耳於是太守乃大驚撫兒顛曰若所仇者前牧也我非若仇也歎息而去

宜陽子曰二朴之獄余不知孰爲直也擅夷墓擅殺人交相賊蔑國憲皆可惡也然余悲夫文娘志存報仇殺身不顧凜凜有古烈士風二弟亦相次踵其事立意皦然又懼夫世無重義者而恒奪於是非之口爲立傳以遺後之君子

金鳴國傳

金鳴國者畫者也其畫不師古而專於心得　仁祖時　内降黄綃梳貼　命鳴國繪之十日而後進固不畫也　仁祖怒欲治之鳴國曰臣固畫也他日自知之他日公主晨梳有二虱緣髮末爪之故不死熟

視之乃畫也於是鳴國之畫聞於四方然性踈放善
諧笑嗜酒能一飲數斗求其畫者必多置酒浹其量
然後乃肯畫不大醉不畫故其畫多奇氣嶺南僧用
布五十匹賂鳴國乞為地獄圖鳴國大喜悉以布送
酒媼曰恣我取飲毋言無也既而僧來索圖鳴國罵
曰女姑去吾未得其意意得乃畫如是者三乃痛飲
大醉裸衣聳躍急握筆臨綃畫一鬼王氣颯颯驚人
僧固大喜既而畫刀灼咼鑊一切刑具前跪數百刑
徒纍然皆髡首沙彌矣僧大愕麾之曰噫噫公欲殺
我鳴國箕踞罵曰地獄無則已如有非若徒之入而

誰入也又笑曰第益市酒來吾終不敗乃事僧固無可奈何亟市酒至鳴國乃引滿流歠已用禿筆一埽髡者鬑鬑皆髮矣又大噱曰此可以乏女事乎又引滿自若今其畫尚在衆僧傳摹以爲寶鳴國死其徒多以畫聞然皆不得其神云

宜陽子曰余嘗於人家見鳴國所畫鷲嶺浙江極雄肆嗚呼鳴國不死即其畫而鳴國在焉

金聖基傳

金聖基者始爲尚方弓人旣而棄弓從人學琴以琴名又善洞簫琵琶能自爲新聲教坊子弟往往學其

譜擅名者衆然卒皆出聖基下於是聖基既負其絶藝耻為妻子生産人有以賄交者不苟取家日益貧買小舟西湖上手一竿往来釣魚遂自號釣隱遇江静月明操櫓中流引洞簫三四奏聲甚悲壯江上鴈鶩飛鳴磔磔蘆葦間隣舟聞者皆起立彷徨不能去當是時胥人虎龍上變書既大殺舊臣漸以操 東宮不果然顧以勲封東城君自公卿以下不敢忤東城君指虎龍與其徒飲酒具駿馬從徒往請聖基曰今日飲非子無以為懽願子少顧我聖基辭以疾不往使者至數輩固請聖基固不往虎龍慙其徒脅之

曰不来吾且大困汝聖基方與客鼓琵琶起奮髯擲琵琶使者前曰為我語虎龍吾七十何以女為懼女善告變其往告我我一死何加虎龍聞色沮為之罷宴自是聖基不入城好事者或載酒之江上輒用洞簫為樂亦數矣而止其後二年而虎龍誅

宜陽子曰高漸離舉筑而秦政折其驕雷海清投樂器而祿山沮其氣金聖基擲琵琶而虎龍亡其膽三子者皆賤工也君子不齒然及其義有所激卒以其技成其名迺磊磊如此高雷事史記綱目皆特書至今照人耳目獨不知國史能書聖基事否姑立傳以

俟

林俊元傳

林俊元者京師北里豪也京師有南北部其南部多商賈富人其俗好利纖於財以侈靡相高其北部皆貧户游食之民然往往意氣任俠相然諾好施與詩人酒徒時節相追逐風流可觀豈亦風氣使然歟俊元始家貧有老母爲内司掾以勤幹得任事司中累年家貲累千乃歎曰於吾足矣即棄去日與其徒高會飲酒時碁者庾纘洪詩人洪世泰有聲閭巷中然庾嗜酒一飲數斗世泰母老而貧俊元則館庾爲置

美酒而數以財周世泰俊元旣饒於財爲人多奇氣好義䞓戚故人有吉凶事貧不能舉必以俊元爲歸養於家如子弟此者常數十人俊元甞閒步街上有一女子從一少年行且哭聲甚哀問之女之夫死逋少年金三十两故執女告官去也俊元歎曰安有以三十金故而辱女子至此歟顧謂其僕曰亟之家取三十金來至則悉以與少年取券裂之迺去女隨以從固請姓名俊元固不言於是俊元名動士大夫間俊元少學詩于龜谷崔竒男其後俊元從使者入燕戒家人曰公老矣即死死必爲我致良材爲棺竒男死

貧無棺吊客歎曰嗟乎使林子昭在者豈使公死而無棺言未已有輿木来者詢之子昭人也客逦大驚及俊元死吊者皆悲如哭同室之人其族婦女之帷而哭者皆曰吾胡恃以生則俊元之賢可知已

賛曰今人恒喜言世無好人若俊元者可謂好人者非耶余因此而竊悲閭巷之人雖有善行而跡卑而地寒卒不能自章也鄭来僑处部人能屬文多與閭巷人通余因以得聖基俊元事次以爲傳語曰義之弗圖俾君子怠余敢不勉焉

尹孝子傳

尹明相坡平人生有至性其事父母能盡其身其爲
兒時父嘗欲笞之會天寒明相尙箠於爐然後敢進
及其旣長而致愛於父母者多推此類而充之故其
爲孝能無憾於終始云其後母乳而死明相亦一子
方乳明相使其妻乳弟使老婢乳其子其後弟卒得
全而其子絶乳至死其妻亦不敢有言余家與明相
隣幼時過其閭必聞其哭泣甚哀路人或歎息而言
曰此尹孝子之聲也然明相狷介執一不能容物見
人之不義輒奮口面詈之乃已不少忍人多忌惡之
然至其孝雖惡之者亦不能掩云其妻之所乳者弟

曰明蓄亦有行明相卒無子死而明蓄取其子以續兄之祀自取宗人子為後以報其德云

宜陽子曰明相同時有金玄澤遠卿亦以至孝聞居母喪過毀死其為人清介見義必行頗類明相而顧篤於禮家居斤斤淳質綽然有長者風吾伯氏平生慎交游惟遠卿為得意常言世俗不知禮故疑遠卿隘然遠卿實不隘謹於禮而已

屈乘傳

乘之先春秋時為晉獻公質虞假道滅虢晉獻公以屈產之乘假道於虞有功封於屈為屈氏凡我事屈氏世為驂乘及

惠公逆秦師舍屈氏而用鄭駟（秦繆公伐晉晉惠公逆之乘小駟鄭入也）秦獲惠公語在左氏傳晉衰屈氏之族散天下或之燕或之宛或居冀之北野或散于汧渭之間（非子爲周孝王養馬汧渭之間）乘北產也其母嘗休于柳下有龍風于澤十二月而生云乘長八尺餘（凡馬八尺以上爲龍）多力有氣敢往然無以自食自鬻於商人商人未知其奇也而利其力常行於市使負鹽車以先（賈誼賦驥垂兩耳服鹽車兮）乘嘗一日盡粟一石（韓文馬之能千里者一日或盡粟一石）乃以棧豆惡草具食之於是乘既困厄不足以盡其才者夜亡走澤間會代之消人使於楚遇而奇之束帛以贖之（田子方見老馬

棄於道東卉贖之歸言于君曰臣稱其德不稱其力論語驥稱其德不稱其力於是君名試殿前見其體甚瘦心憐之然不之奇也使充羽林騎久之君畋于瀛澤乘以其徒出步驟合圍不失其馳所獲獨多君乃大悅以爲司馬左右皆賀獨司農革華韓文有下邳侯革華傳牛也不悅會狼居部落有熊氏殺中山侯蹇叔以作亂君欲令司馬擊之革華仍言司馬外強中乾及懼而變必敗左氏傳慶鄭諫晉惠語昔臣之先從田單破燕軍復齊城七十二臣亦知鬪矣君盍用臣君笑曰戎事非爾所知也君執龜卜之遇楚王田于雲夢之兆曰即鹿无虞獲其雄狐火

中減軍有熊其奔吉庚午司馬從伏波將軍大戰于房陵見有熊軍仰面而笑時天寒大風以虎賁三百縱火燒山司馬蒙臯比以先犯（左氏傳晉臣蒙馬以臯比）有熊軍燒殺死者過半有熊氏大窮使令狐氏夜詐為美婦人狀以見君侯將韓盧逐殺之也司馬乘勝大獲而歸獻俘于君所君與之繁纓加驃騎將軍大宴宮中司馬啣杯前為壽（唐玄宗教馬含杯為壽謂之傾杯樂）左右皆樂司農單華自以服田躬耕老盡其力彼以獵狗之功反居己右於是怒甚口正沫出驃騎亦怒君麾之以肱曰止飛騰戰伐決勝千里驃騎有焉給餉餽不絕糧道

華有焉封華下邳侯賜驃騎沙苑四十里為食邑唐有沙苑牧馬杜詩沙苑行繚以周墻四十里屈氏之族見驃騎橫甚或別族為盧氏累氏而驃騎日益驕從一騎日出擊獸免馳騖禾稼之地民多號呼怨詈君乃至沙苑從容謂曰周武王克商歸于華山者武成歸馬于華山之陽非若祖乎遂改封華山驃騎始懼汗出浹背於是驃騎日益恐請歸死于華山會有翰如者詩白馬翰如新得幸於君君歌之曰翰如來兮從西極歷萬里兮懷有德承威靈兮降四國布武力兮天下服而驃騎已老矣遂許其歸不知所終或言入西域諸國學道為仙云

太史公曰始乘以倜儻（天馬歌志倜儻方精權奇）不羈之才受辱於奴隷人之手（韓雜說雖有名馬秪辱於奴隷人之手駢死于槽櫪之間）豈嘗知一朝遇知己者而遂橫行萬里得志於天下若此之壯也諺稱良玉不遂埋於泥沙文木不空朽於山林非虛語也少盡其力而老棄之（田子方遇老馬歎曰少盡其力而老棄之仁者不為也）君真少恩哉余悲夫改封而知懼翰如進而能行也為立傳

毛穎傳補

傳毛穎本以文滑稽耳然與穎遊者褚先生陶泓陳玄功不在穎下而昌黎不為立傳今

為補缺如左云

陳玄者與伯夷同祖後徙陳為陳氏陳為楚惠王所滅而陳氏遂之南蠻十餘世而及玄又徙絳復為中國人然猶從其故俗而文身焉玄喜為墨翟之道常自誦曰如有用我而利天下者雖磨踵放頂吾亦為之秦皇帝初并天下稍近文學之士而玄代李斯為客卿與陶泓毛穎常居左右以潤色辭令上甚珍之既而燕人盧生以惡語誹訕上仍亡去上發怒遂接作讖圖書者而穎玄之徒多與其謀於是坑儒生二百餘人而玄等廢不用

陶泓者其上世從虞舜于河濵舜爲天子賜姓爲陶氏爲人質厚内有城府頴玄雖貴幸上將有任使或捽抑而致之莫不犇走顛倒少弗稱旨輒遣斥退至於泓獨見器重有文事上使頴等躬詣泓謀泓嘗卧而應之不爲屈上旣合諸侯詔泓等同舘以居專治天下簿書三人益相狎泓肥鈍卧輒坦腹玄常以足加其腹泓亦弗嫌也頴玄皆早歿泓以壽終于家後有人爲之銘曰弗能鋭仍以鈍爲體弗能動仍以静爲用維其然是以能永年

楮先生者其先爲周景王太史紀周史有功封于剡

其子孫遂為會稽人戰國時楮氏散而之諸侯然會
稽之楮最顯云始皇帝九年先生從楚使者入貢于
秦始皇見其白晳美容儀甚憐之使為太史嗣其職
時天下多事上令中書君諸先生同記注中書君攘
首奮舌俯仰縱橫上下累千萬言窮日夜弗倦而先
生精白以承無不稱上意者既而上用丞相李斯議
焚詩書百家之語李斯曰楮氏之族以家故史氏多
記異書必盡滅楮氏天下之書不期絕而自絕上可
其奏遂並焚楮氏之族于咸陽市上而先生以方錄
秦史且能知卜筮方術及天下輿地錢穀所傳故獨

不與焉及沛公入關蕭何先收圖籍而先生隨以往佐漢定天下竟以壽終初楮氏之族有名通者以善興利見寵於秦皇帝行視天下錢帛財寶之處趍時貴賤以通貶鬻嘗先生以腹貯萬卷而不能達時務焚書之禍通以楮氏而不知書顧益幸漢興以通輕薄不能禁盜廢之終不復用而孝文時稍求亡書諸楮氏逃禍于四方者稍因諸儒抱遺書以自見其子孫至于今不絶

贊曰偉乎博哉四人之功盖與造化參矣微四人聖人無以垂其教有國家者無以宣其化圖書之踪蹟

㪚之章泯然無可徵而天之理塞矣嗚虖微四人吾誰與歸

讀張耳傳

宜陽子讀張耳傳至貫高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貫高不勝一朝之狠卒令其君喪國罪之首也然求其心亦忠之過耳烏可深誅高祖英主也心憐其忠而欲赦之以勸天下故使泄公持節往問箯輿前因告張王已出狀然後赦高高於是可以無死矣而卒絶吭死太史公良史也喜高祖之能赦高而高之遂死也故叙其事本末甚悉而又稱當是時貫高名聞天

下此豈腐儒俗子所可窺哉晉時辛賓庾珉忠而正者也後世無貶焉（晉懷愍被虜時二臣死之）試使高生其時見其君俘於夷虜其發憤攄忠謂有異於辛與庾也乎且使高生乎七國謀叛之日高為吳楚之相其從之者乎謂將諫而死乎千載之下循其跡而求其心庶幾得之矣嗚呼使高生乎東國城下之辱也三臣不足四矣

讀陽明集

古之人以孟子為大儒孟子亞聖也而曰大儒可乎以孟子而謂之大儒則是大儒者非孟子不能當也

古人立言之謹嚴類如此王陽明門人王畿賛其師曰萬物皆備於我而自足千聖不離于心而可馴是不幾於大聖乎立言如此烏足以信於後也不若鄒守益之賛曰良知一振群寐咸醒二句之差得其實也

諭瘧神文

龍人好神凡有疾病愁苦悉諉之鬼一切以禳禱爲事夏秋之交人病痎瘧其候例寒熱巫則曰寒者鬼索衣也熱者鬼求飲也於是設酒食施衣服伐鼓考缶以説神他日病自

若則曰神猶不足也事之加豐焉病久且已則曰神福之也又盛爲具以謝神昏惑瑣細不可理曉今將謂癘無神衆則大笑駭以爲彼誣神謂禳禱無益衆必大恐懾以爲彼慢神二者皆不足以開其惑不如姑順其勢陽爲癘實有神而聽吾言者吾爲文以諭神且責之使無爲暴焉

古者聖人明乎事神之意列百神之位而皇天后土社稷嶽瀆暨名山大川爲一國望者罔不致祀宗廟之祀自天子達于庶人又有以盛德祀以功祀以死

事祀者於是神定位人正事犧牲酒醴粢盛以時人若神不相侵瀆諸侯不得郊畤宗廟之位自諸侯殺自大夫非廟祀不得事神禮之經也如有以士庶人而非廟祀而得事神者是悖禮反經之尤者也悖禮不祥反經為亂神將不享怒而降其罰不然是喜人為亂而助為不祥者也必非所謂明神列乎聖人之祀者也天且憎疾大降其罰人若神胥不安且皇天后土社稷嶽瀆暨名山大川為一國望而受天子諸侯之祀者諸侯非封內山川不得祀其神至尊且貴必不肯自貶其威重下食於編民以功德死事祀者其神賢而廉

必不冒棄其肥腯馨香之薦而侵虐無辜以歛其財賄也凡百宗廟之神亦各有子姓之明禋焉必不歆非其類然則夫瘧神者果何神也其非所謂明神列乎暨人之祀者則審矣且自王公貴人以至婦人孺子莫不敬神而畏之者爲其能聽命于天而禍福人也夫橫肆其威毒愁苦人父子兄弟俾不安其生豈天之命邪神而弗用命顚淫饕于聲樂飲食迷惑而不知改是神自獲戾于天也其靈必且弗長又孰敬而畏之者哉且神之所威福者果何人哉仁者安命不語神智者知命不惑神惟不仁不智者好神然則

神之所威福者弗過昏愚無知小人之逵而已其何以為神為神計莫如棄其舊惡威福一聽于天使為善者勸而為惡者沮則天之理愈著而神之道罔愆下民敬畏光靈永被執著得罪于天見絶于君子為百神之羞哉

英陽僞系辨疑文

我南氏英毅公以下密直公以上譜系散逸後裔之私立文字證訛補缺者不勝其繁而互相逕庭莫可歸正故前後修譜時先輩名公只用傳疑闕疑之法五百年間系牒所傳厪存六世其他顚錯誕妄尤不

可稽者從闕而不書此盖出於慎重深遠之圖而諸家碑狀之叙述系派亦皆考信於斯無或有貳言者已至幾百年之久矣今者英陽宗人私作一譜自英毅以下子子相承無一代闕遺字諱官銜年壽月日一一備載以至配位先系生卒産育歷歷記識無異近代之籍耳目所及者識可異也第未知此錄始成於何年傳錄於誰手而果有貞珉之刻石室之藏可以徵信於萬世者歟試以卷末小跋觀之但言一宗人得於宗人斗彩家而編帙陳古字畫昏黙云則何年所成誰手所錄皆無可據而非出於金石剖劂之

傳亦明矣且斗彩既有此錄則其爲奇聞異蹟不嘗
如客直先墓紫石金環之說毋論諸宗之信不信在
渠之道固宜汲汲闡揚之不暇而顧反虛徐遲回不
出於三度修譜之日秘藏於箱篋蠹魚之藪及今新
譜旣成之後始乃不謀於遠近諸宗暗地登梓有若
故爲起鬧者然抑何故歟嗚呼自英宜分貫之後圖
牒具存子孫世守著見於前後名賢文集者尤爲昭
然則今此宗人不信屢百年傳信之文歸一之論而
必欲借重於鄕宗一片古紙先統序次恣意變幻刋
出杜撰之書輕犯繆妄之罪者亦獨何心哉況其所

錄中紀年紀事攷諸綱目參以東史逐節紕繆隨處破綻以此而行于世雖三尺童子必無見欺之理多見其不思也雖然一切諉之以謬妄不有以明辨之久遠之後不無昧者滋惑之慮故吾宗相與謀旣已逐段辨正又各記述文字以示後人庶幾不惑於無稽之說而同歸於誣先傷倫之科則吾宗之幸已

廣象戲志

廣象戲者本乎谿谷所志象戲者而廣之也其爲局也經十五道緯十四道合二百有十步其布陣也各據南北九十步爲三軍焉中軍四十五步其二十一

步為内營經七緯三而步址又畫其中九步為九宮斜道而湊之中元帥位焉士二謀士也居元帥之後而左右焉象二威遠者也居士之左右車二擣虛者也居象之左右砲二衝堅者也列于九宮之兩角焉馬二執銳者也居象之前間一步焉環内營而二十四步為外營前鋒一前茅也居南後將一斷後也居北奇二奇門也一東而一西東南西南置二游焉游擊也東北西北設二伏焉埋伏也虛前鋒之前一步為營门步與騎相間三三為隊列于門之左右以竟東西騎者騎兵也步者步卒也各六左右軍各十五

步畫其中九步爲九宮斜道而湊之中將之位也士一居將之後車與象各一居士之左右馬與砲各一居九宮之角而東西馬右營車右而馬西其行師也元帥行九宮之中無拘然不出九宮也左右將如元帥中軍有急援之不自出前鋒外而不內然行於外也無拘後將內而不外然行於內也無拘士行如將車行縱橫前却無拘也砲行必有乘也惟砲與砲不相乘亦不相食馬行一日象行三日然馬有罹于肩象有罹于肩若腹皆不得行騎行半日步行一步騎與步可左右不可却也游行二日有罹于心不行伏

之動日半不殺不發有殺復于伏奇行方貫穿諸宫無拘然不出三道也獲其元帥者勝不能相勝者平此其大勢也左右將陷盡俘其屬之在營者有能復讎者存之兩陣既成前鋒出兵未交前鋒不相殺此又師律之一端也若夫奇正合變之妙存乎其人

擇齋箴

余有燕居之所名之曰擇齋又作四箴一曰擇言二曰擇術三曰擇友四曰擇地上可以正心遂性下可以全生遠害有補於己莫切乎四者然行此四者之要在精察而固執擇

之文擇斬至乎無擇焉可苟焉而已哉辛丑

陽月甲子書于齋壁

言之未發鬼神不知言之既發駟馬莫追多言者召禍之門簡言者聚福之基故君子慎之擇其嘉言而出之擇其悖言而絶之

右箴擇言

函人惟恐傷人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豈皆仁矢人豈皆不仁術之所專其志則遷故君子慎之擇其術之善而治之擇其術之不善者而違之

右箴擇術

友若易狎迻以移人移人於義德與之日新移人於
利惡與之日均故君子愼之擇其益友而近之擇其
損友而遠之

右箴擇友

君子進則有兼濟之地退則有獨善之地邦有道而
不穀恥也邦無道而穀亦恥也趍舍之分榮辱之至
故君子愼之擇其地之安者而履之擇其地之危者
而避之

右箴擇地

酒箴

南至夜飲讌于壺社禰文勸余作酒箴

爾性湛靜物莫累心酒有何好俾爾酣淫爾儀無巽爾言無諶爾之暴棄不顯其臨父母維憂朋友維箴儆爾禮飲毋過三斟

躑躅杖銘

陶辭曰策扶老而流憩扶老杖也杖者所以扶老也於少者奚宜山行忽遇絶壑攢峯鞍馬所不能行肩輿所不能陟脚倦力疲屢坐以噓于斯時也又奚暇待老而杖也宜陽于歸自谷雲憩于脩林之下而見林中多躑躅

斬之以爲杖其高過吾肩一尺二寸性甚剛
燥叩之鏗然有金聲焉盤疊石過沅化踰桃
麻峙其間數十里險阻嶔崎皆賴此而濟其
功爲多可無銘乎

其處也待人之求乎其出也扶人之顛乎余將爲巾
白鷺度千峯越萬壑兮翺翔乎毗盧之巔從余者誰
歟其惟君乎其惟君乎

酒壺銘

有鷰瓷器者爲酒壺容一斗而鉅其口如罇
口有盖焉請余爲銘以燔之書與說命一句

語

啓乃心沃朕心

太華古硯銘

藍浦出美石士大夫侈硯材者非藍石不蓄也始太華有文硯甚珍之藍出也既歿家人謀以殉其弟曰玆惟先生之文章所繇出與棄擲土中與瓦礫同朽孰若留之人間俾爲人愛惜乎以殉不可於是爲之銘曰

先生有苦心而人莫得以窺之先生有大業而世莫得以知之孰其知之惟玆一片之石盖將劚汝之骨

洄汝之澤以彰施黼黻之色先生旣歿惜乎厉乎吁嗟乎厉乎

演和尚畫室銘

余住東菴爲菴主守玄子銘其經室曰兩函雲月一粒山川妙相無邉玄之又玄守玄以新刻圓覺報之旣而法演和尚欲謁余銘其畫室知余不喜佛畫難其贅余惟演也師慧日上人日師雙嘿長老嘿師景澤尊者實四世爲東菴主人雖無贅可不爲銘乎

圓者性之珠歟覺者手之蓮歟彼道人者非文殊則

普賢歟

幽蘭子詩囊銘

李賀雖窮猶有昌黎幽哉寥哉錦囊之詩

河圖書筌銘

余讀易常一卦五十遍象河圖作書筌其法自一而九自二而八自三而七自四而六自五而五恰滿五十遍餘其中五數每十遍筌其一反復開闔雖至百千遍可也遂爲之銘曰

河馬獻文大敎聿紀凡天下文孰敢離此我取厥象

刻紙成圖一闢一闔以數我書一九相求二八作朋三七為耦四六類從五五比和十數五滿羸其中五遇十一筭變化以成幹支畢張神明相余其與文章

吳敬父古硯磬銘

首陽吳敬父淂古硯磬各一使少華道人筮之仍以刻焉是年甲子

月麗于河鬼濡其首君子用昭于身吉小人尚其口凶象曰河入于月明不窮也用昭于身吉尚其口凶文不徒行也

右硯

出于泗利用享于王入于海幽人以貞象曰利用享于王昭其聲也幽人以貞弗惑于行也

右磬

徐步軒銘

觀竪子戲于庭輒吟四言爲軒銘

趍者必蹪蹪者必顧當其顧時惟恐人笑笑而復馳畏人先也我思其故咎在後者爾無先心彼趍何爲盍徐爾步俾人毋蹪

衾衣銘

撿文書篋中得方寸木札書曰庚午八月壬

午夢趨召上殿額曰湛露之堂　上顧侍臣
致綵篋臣前啓之紅錦也　上曰乃予袞衣
其銘諸臣踧踖久之援筆書曰錦貴者之服
也其密理而文盛者以為袞昭德也又為銘
幾句有曰星辰以織之雲漢以濯之餘記不
起噫曷以哉匪思匪寐而乃夢及玆曷以哉
云盖余時堊廬人惡因以夢是哉亦異而已
矣雖然　君命也委諸迷茫則不可也爰補
所忘為一篇
篤恭我　辟王式如金式如玉昭我　王度齋明厥

服厥服維衮朱質陽陽冒玆下土載錫之光星辰以織之雲漢以濯之日月以按之山龍以絡之相衮有理經緯攸序相衮有文純粹乃著自昔黃王貽厥采章明德元吉啓德其殃辟王萬歲有此衮服光被四國有順無斁絺繡之弗彰臣請明之絲綸之有闕臣請補之

東宮冊封賀箋 以下三首 成川時

東宮正名仰 寶籙之增固此价須慶覲 縟儀之薦衍萬年宗祊千官蹈舞恭惟錫民爾極 貽孫有謨七旬之治愈勤猗歟不衰者志氣三朝之講無

曠展也之法於　家庭茲屬中陽之叶祥益驗上穹之垂佑伏念臣材實散櫟志則傾葵跡滯東明舊邦縱阻呼嵩之列身與南畝遺老恭獻祝華之誠

正朝賀箋

天得一地得一　王得一識仰裕育之功歲之元月之元日之元茂迓靈長之福　三宮和氣八域歡聲恭惟巍乎有成所其無逸戒社稷豐豫之失憑單琴華之風體大易損益之方屢須寬大之　詔肆當陽昭之節益膺日升之休伏念臣治郡才疎憂時髮短舉筆不忘規諫雖愧歐陽獻帖之誠扶杖而聽詔書

庶賛方春議賑之化

大殿誕日賀箋

聖節屆于九秋奠增抽十三之葉皇天綏兹百祿迓曆衍萬億之籌八域嵩呼五雲高處恭惟 亶聰作后克勤于民秉長治久安之機而無聲色畋游之好惟 大德永命之效斯有軒昊舜文之年玆屬 虹流之辰益迓川至之慶伏念臣周南跕滯日下神馳唐宮之瞻日增傷縱想蓼莪之孝思華封之聖世獻祝愈切葵藿之微誠

進 東宮進德八箴

伏以 邸下年甫志學德器早成此實由扵
睿姿之粹美 家法之純正臣以 胄筵舊
物曷勝忭頌臣年衰病痼豈合重叨講席而
犬馬之誠惟一瞻 耿光是急雖黽勉隨行
自惟志業日退終無以仰裨 諮問敢綴古
人遺旨爲進德八箴拜手以獻倘蒙不以人
廢言臣雖退伏田里猶侍 温文之容矣伏
惟 留神省察焉

一曰敬 祖訓

有謨有訓 家法孔正夙夜祗服惟 聖祖命

二曰謹子職
晨昏定省婉容承志事無由己在褻如侍
三曰勤講讀
損去虛文勉求實得逐節明辨有疑勿畜
四曰納箴規
毋惑恥過虛心納誨毋違唯唯有聞即改
五曰慎言動
言欲簡當動必安詳誦習九容造次勿忘
六曰養志氣
學在立志志乃帥氣匪惟養德亦以養體

七曰去玩戲

細玩小戲終必喪志毋曰何害禁於未視

八曰遠柔佞

柔性易狎佞言無忠遠之有道曰惟正躬

致仕謝箋

致仕奉 朝賀臣南有容恭遇某年月日 聖上因
臣休致之請 誕降恩批特允微懇 臨殿宣麻榮
動簪紳兼又 軫臣家貧 命賜衣資食物 德意
隆厚迥出常格臣拜稽祗承不勝榮感悚惕之至謹
奉箋稱謝者臣有容誠惶誠恐稽首稽首 上言伏

以殘年丐退冒控三休之章　榮誥賜俞曲循一辭之頑啣　恩此日圖報何時伏念臣器不踰人學非志道文章乏華國之譽臣竊自慚政術昧需世之方上亦俯察橫經雷肆瑩燭之照何裨攬轡天衢駑馬之力難強虗叨　簡擢之寵罙切兢惶之忱鐘漏之行宜休商量已久替履之　恩蔑報遲回至今顧今年正及於乞身而古典敢引於瀝血　聖明在上非敢以老為言廉義有嚴兹乃援經陳悃何幸　恩綸之夬許更紆　寵麻之臨宣一言即　俞信乎慈天之易格　十行誕降藹然陽春之方噓盖　九重體

物之仁必欲咸遂故一个由心之懇亦荷 曲成翊
玆 錫賚之德音別是 惠養之殊典雪屋初暖殆
踰挾纊之 恩寒廚復烱奚啻推食之 渥拜手以
謝銘骨何忘玆盖伏遇 至行純德英謨毅烈章義
弘倫光仁敦禧體天建極聖功神化主上殿下與物
同春 法天運化載歌載舞群生囿壽域之中不饑
不寒一邦頌 王道之始遂令鹵姿亦被 隆眷臣
敢不飽 德而退鼓腹以嬉依北斗而望京敢安葦
戶之偃仰指南山而祝 聖擬和樵社之詠歌臣無
任望天仰 聖激切屛營之至謹奉箋稱謝以 聞

而賜　手書御詩謝箋

致仕奉　朝賀臣南有容恭遇其年月日　聖上特於寢殿召對　而賜八句　宸翰仍　命芸閣鋟行分藏史庫以爲永久壽傳之圖　辭敎溫淳　恩數曠絶臣拜稽祗奉不勝榮感悚惕之至謹奉箋稱謝者臣有容誠惶誠恐稽首稽首　上言伏以華誥臨宣方頌曠前之　殊禮寶章渙降更軫垂後之永圖蹟留蘭臺榮動梓里伏念臣鈍姿難强脆質易衰取樂桑榆冒陳告老之懇　許歸蓬蓽獲遂投閒之情須麻玉扆之前偏荷優異之　渥緘箋　綵仗之下

曷鬈榮感之怳不料自　天之題又在翌日之名
玉音諄摯旣示繾綣之餘懷　奎章焜煌更致嘉尚
之　盛意文垣丕武　恩言至及於先休耆社叨名
榮遇益罕於前牒刱玆鋟行之　命亶出壽傳之方
抱歸衡門猶感一身之榮耀分藏石室尨葺百世之
傳者今之所蒙古亦有否玆蓋伏遇　聖行純德英
謨毅烈章義弘倫光仁敦禧體天建極聖功神化主
上殿下使臣以禮　體物無遺　雲漢爲章景周王
之壽考瓊林頒藻美宋臣之優游遂令無似之賤姿
亦叨不朽之盛事臣敢不歸誇揄社拜祝　楓宸奉

琬琰而傳家何羨揮金之漢傳歌耕鑿而送老竊比擊壤之堯民臣無任望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箋稱謝以 聞

自題畫像贊

簡於世仍以靜爲體淡於衆仍以拙爲用滄海明珠無心故獲居室秘字有緣者識道在味其無味處身游才與不才間向遇長康好手必將使汝野服而山冠

俞文翼公畫像贊

威重真漢相之容憂樂乃范公之志事 君以身爲

規度不動如山宰物無心於重輕其平若秤應機世
外則麋鹿群而不亂決疑帷中則蓍龜久而愈神韋
布歸吐嘯之風鄉黨化剖金之操生爲 三朝之耆
碩歿有一代之完名於戲夙瞻厖眉惜潞公之易老
今題肖象頤隨子之與歸

涵月大師法相贊

兩函雲月一粒山川雲飛山寂月印川媚超然空有
惟大乘禪菩提非樹孰測明圓明故無礙圓故無邊
有能曉者法相是傳

雷淵集卷之二十八目錄

講義

經筵講義 筵奏附

書筵講義

尊賢閣進對

雷淵集卷之二十八

講義

經筵講義 筵奏附

丙寅五月十一日晝講講周禮地官司徒講畢臣曰周禮六官即周公運用精神之書非但經緯一世而已其豫慮後世衰微之際措置區畫者至備且詳周公旣歿而六篇尚在則聖人所以運用者未嘗亡也故周室雖中微而猶以是書維持天下列國名臣治其國必以周禮應對四隣必舉周禮晉人使於魯者歸告其君曰魯未可取猶秉周禮聖人制度之維持

天下後世者蓋如此矣降及戰國周之地方不過數百里僅比邾滕小國藐然居强大諸侯之上而不失天子之尊諸侯欲僭制惡周禮害己至削去其籍而猶不敢萌非分之心此莫非周禮六篇之力而聖人精神所注者貫徹八百年之久如此然後可謂制作矣是書豈可以文物度數之末求之哉周禮六官理財居其半理財固國家之大事然必也以德和民而後財可理故大學將言用財而先言君子先愼乎德本末如是矣王安石徒急於理財而不探其本所以民受塗炭之禍身爲聚斂之臣蓋不知周公制作之

本意而輕用其法則鮮不敗矣此後世所當戒也

是日 名對論魏徵告太宗待君子敬而疎遇小人輕而狎一段曰貞觀之治可謂盛矣比之周宣王則亦有所歉然矣周宣中興之業不外於任賢使能四字夫所謂賢者有德行之謂也如此之人置之輔弼之位而倚任之能者有才能之謂也如此之人處之百執事之列而器使之夫如是故賢者旣皆展布其所學而能者莫不盡其力今太宗雖尊寵賢者而至於國事得失則每訪問於小人彼小人者其心何可測乎伺候君上之意向隨時俯仰以濟已私苟利於

已無所不爲雖君上踈棄之乘時圖進之心未嘗一日而忘況君上與之謀議國事則其投間抵隙負國害政之事何可勝言乎此魏徵所以極言箴規者也小人旣與聞國政則君子雖在高位自然阻隔不能親近於人主君子阻隔則小人自然日見親狎勢固然矣以太宗之賢而其治道終有愧於三代盛世者職此之由而非魏徵亦不能着得人主病痛如此親切而盡言無諱也

上曰待君子敬而踈遇小人輕而狎自古帝王之通患而其實人主先有私意故小人見親狎矣臣曰人主果無私意豈肎與小人謀議

國政而親近之乎彼小人者觀其貌則便儇聽其言則辯給皆足以悅吾心而吾心之所欲彼又先幾迎合此所以親狎而不知其可惡此皆私意蔽之也太宗雖賢其言與行不相副者多矣至如魏徵言聽計從委任至矣而宮中燕居嘗有會殺此田舍翁之語此其私意之發見於不知不覺之中者也 上曰親賢臣遠小人前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後漢所以傾頹也此武侯之語也人主一心公私之别而興衰係焉人君之道豈不難哉 上又曰人君晚節誠難矣以唐太宗之賢晚節殊無可觀矣臣曰 聖

敎及此臣不勝欽仰雖以匹庶言之血氣旣衰之後則昔之有名節者變爲巽軟昔之有志操者變爲鹵莾況人君居紛華波蕩之中苟無學問之充養將何以善其晩節乎堯舜及三代聖王尚矣不論以三代之後論之則衛武公之後惟漢光武晩節好學其言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是時光武春秋已將六十矣臣之仰期於 聖上者固在唐虞盛際而若光武之老而好學亦可謂難矣 上曰然矣臣曰臣有風濕之疾病兩耳聽瑩 聖敎之下或不能承聞顧何以出入 經筵備數於顧問之列乎惶恐甚矣 上曰

重聽何傷善爲文義好矣

丁卯三月十二日　朝講畢　上命玉堂入侍臣與副提學趙明履校理尹光紹修撰李彝章進伏　上曰近日玉署之門久閉今日則頗濟濟可喜矣明履仍請頻開　講筵　上笑曰近日儒臣講學或滯得黨習因以傅會文義如此則恐無益矣仍謂臣曰此儒臣講學非不善而亦不免此矣又曰近者儒生輩講學亦不善矣臣起而對曰臣本鹵莽無學術　聖教之下不勝惶愧矣第儒生輩講學不善亦　殿下自反處耳　上厲聲曰儒臣之謂我自反謬矣予何

以人人而教之乎予若有酒色貨財狗馬土木之失
而使國人效之則儒生輩之不善講學固予自反處
也予雖凉德姑無此過此輩之不善講學豈爲予自
反處乎臣又起而對曰經曰天生蒸民作之君作之
師　殿下即一國之師也儒生之善爲講學罔非
殿下教育導率之功則其不善講學豈非　殿下自
反處乎　上不答諸臣以次退臣進曰今日之擧甚
盛矣引見公卿近臣講確治道進接庶僚庶老廣詢
民弊可知　聖志之奮勵矣自古時君哲辟未有不
奮勵而能做一代之治者然奮勵有二道有奮勵於

義理之源者有奮勵於功利之末者武王之受丹書三日不寐周公之思兼三王坐而待朝此奮勵於義理者也唐太宗之汲汲於要譽宋神宗之孳孳於理財此奮勵於功利者也其奮勵則同而發於心施諸政者有公私之懸殊故民俗之淳澆風教之汙隆隨而異焉武王之後繼之以成康國祚綿長至於八百年之久唐宋之君不過一再傳而危亡之徵疊見層出遂至於不可奈何人主一心所嚮其禍福之應如此願殿下深究義理之本無惑於功利之說以作新一國則方可謂奮勵矣 上曰儒臣此言誠好矣

遂退出

戊辰三月十五日　名對讀資治通鑑唐昭宗紀盡一編臣曰昭宗之世眞所謂君不君臣不臣雖有智者無以建一策以自強矣惟明主爲能正心修德任賢使能保邦於未危衰世之君明不足燭姦公不能勝私馴致權倖竊弄威福下移而摔然欲整頓綱紀董飭臣工則彼權倖之臣揣知主意乘間逞讒反以樹黨專權欺君怨上等說中傷忠良之臣而其君信之於是彼之威勢益張而天下解體如此則不惟無益於治反促其亂矣濟也傾否自非賢明之君英烈

之輔不能也如 皇明毅宗皇帝豈是昏庸之主而當國勢既弱王綱不競之時徒欲以法度制群下用舍顛倒政令繁苛在朝之臣擧懷疑貳情志否塞遂至於亡此可戒也大抵衰世之君或一切委靡拱手受制於權臣或稍欲自強汲汲收攬其權綱二者雖異既無德以臨之則同歸於亂而已所謂德者此心光明無所私而已此心無私則彼小人者無以投吾之間而中我之慾矣如是則小人自疎而君子見親擧措得宜而綱紀自立矣雖然光明其德非資學問之功不能乃知傅說以後歷代賢臣之必以學問勸

其君决非空言而已也

丁卯二月初九日監試會試榜出後　上命諸試官並入侍　玉色不豫良久下敎曰文科重於生進而只以等之高下而定甲乙未聞別擇壯元之事而獨於生進有此謬規甚至於舍其高等遍拆二百皮封必擇京華閥閱之人而擢置壯元云不公不正莫此爲甚矣國試事體嚴重豈可出榜之前披見皮封乎且生三亦一等中人而此則必擇鄉曲無勢者爲之此何道理乎欲自今日爲始痛革此弊故生壯生三已爲易置試官知此意可也臣進曰生進壯元之極

擇不知昉於何時而其來已久其意亦美矣盖生進壯元以一儒冠裒然為百人之首而始陞於太學非允流所可與也故出榜之際不拘等之高下擇於一榜之中必得一時負望之士以處之者已成 國朝故例閱 累朝而無變是皆聳動士林之一端而儲養人才之初階也恐不宜卒然改之生三之必以名品稍低者處之臣亦未知何義是亦三百年故事今若以生壯而屈置其三生三而擢居其魁則無乃有駭於聽聞而亦何以服多士之心乎伏願更加 三思焉 上曰此事判於大典乎不過一時試官之所

權衡則何謂不可變改乎亦何謂有駭聽聞乎臣曰
允人名品自有定評是豈試官所可高下者乎允爲
壯元者諸試官爛漫商量僉意歸一然後處之則是
固有壯元之物望者耳今若以其極擇者屈而置之
不擇之地以其不擇者推而陞之極擇之地則一時
多士驟見所未見之事豈不大駭乎臣之愚見如此
不敢有隱於咫尺 詢問之下矣 上曰予志旣定
而試官南有容獨出固爭終無將順之意極爲寒心
矣臣曰臣誠惶恐而此係 國朝故事不可咄嗟間
變改從容博詢于大臣諸臣而處之何如 上曰朝

鮮大臣雖權重予之處分孰敢變動乎南有容特罷其職

壬申十二月某日　上幸彰義宮停輿于宮門外捧下小紙于承宣　諭以傳禪之意承旨齊聲覆逆還納小紙　上不受還授承旨承旨涕泣還納如是者累次臣以侍衛立侍稍遠仍進曰臣雖未敢知小紙中辭意之如何而伏聞儀者上下酬酢則實是非常之舉　殿下何爲而捧有此　下教乎　上正色曰此宰臣難矣予常難之矣雖然今日之事予志已决雖卿不能回予心矣臣曰　殿下上奉　慈殿下有

聖子神孫邦內寧謐有磐石之固方當恭己南面安
享太平而千萬意外乃有此非常之　敎今日群臣
雖甚無狀孰敢奉承　慈殿聞之必將驚憂於靜攝
之中而東宮纔經紅疹氣未復常忽承此　敎豈不
驚惕添恙乎　殿下何不思之甚也今日之事臣等
必承還收之　命然後敢退不然臣等雖死於輿前
不敢退一步矣　上曰卿等雖以爲辭遽予則此心
已久矣今日動駕時予告于　眞殿又仰稟于　慈
殿已承勉諾之　敎卿雖千言萬語何能回予此心
乎且侍衛之臣何敢離次進前乎臣曰臣以侍衛之

臣離次煩黷誠不勝惶悚而今此 下教實是非常
之擧臣何可膠守常例而不盡所懷乎 先大王臨
御四十年政令施措無不俯體群情而行之令者
殿下此擧億兆民情之所不欲則 先大王陟降想
亦不懌於冥冥之中矣 殿下雖以已告 眞殿爲
教臣則謂 先大王必不受 殿下之所奏矣且
殿下之大位卽受之 先王者也 慈殿何可勉諾
於 殿下釋位之請乎 殿下雖以仰稟 慈殿爲
教竊恐此 教不足以拒臣等之言也伏願亟速還
收毋令傳播而使一國驚動焉 上曰予志固定何

敢強煩如是乎南有容同春秋除授明日考出實錄以来可也仍入御宮內

書筵講義

乙丑五月十七日　書筵講小學萬石君事臣曰讀書之法須於本章文義外推而知言外義理方爲有益雖以此章言之自古孝謹如萬石君亦豈無之而其子孫之賢未必皆類父母今獨萬石君子孫其賢克肖其父兄此無他萬石君家行專以誠實爲主躬行而率下故雖未嘗以言語隨事誨責而其居家事爲無非可爲子孫法者故爲子孫者慕效觀感自歸

於善萬石君本傳稱奮無文學不言而躬行信矣因是而推之則不特父兄之教子弟當如此凡在上之人教下之道無不如是誠能以誠實之道躬行而率之下之人自然敬慕信服入於教化之中矣不然而欲以區區言語隨事訓戒而實德不足則亦何以感服其心而使之導教乎故傳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 邸下若於此等文義推思而體念之則讀書之工庶得將就矣 世子曰萬石君固孝謹矣亦可謂嚴乎臣曰 邸下之問果善矣夫子孫有過而父兄不食則其嚴實過於誚責萬石君不可謂不嚴矣

然為子孫之有過至於對案不食則臣嘗以為過矣子孫有過輕則誨諭之重則捶撻之必使之知其過失而改之乃父兄之道而至於對案不食有似畜怒者然此甚過矣兄景夏曰子孫有過訶責之可矣何可對案不食以待其惶悚而感動乎此甚過矣上當之言固好矣其所謂不可謂不嚴者臣未知其然也對案不食豈可謂嚴乎只可謂過矣臣曰此自萬石君一家之法若以君子大道言之則終過矣臣之以為嚴者嚴固有過中者萬石君之嚴過於嚴者矣景夏曰今日則日候不熱正好開講而風氣不佳時則

必自量爲之如何臣曰古人有云讀書工夫譬如負
擔而行負擔者休時亦快而復肩其擔則比前似重
讀書者休時固好而復展其書則比前益倦此善諭
矣　邸下方在冲年似不能全無厭時而亦不宜太
多休時矣自今稍减其行數而日日開筵俾無間斷
則　睿學幾何而將就乎　世子曰唯
十八日　書筵講䟽廣事臣曰䟽廣是漢宣帝時名
臣觀其教子孫之法專以德行爲先其賢可知而又
適爲太子太傅之官其於輔導太子必多裨益矣今
雖以年老乞歸此在䟽廣固爲高致而太子左右何

可輕棄如此宿德乎臣於漢帝之許歸不能無惜之之心 邸下之意以為如何金若魯曰禮經有七十致事之文而亦有關係國家之人不許退老之文廣之告歸雖為高致而其宿德雅望實合於輔導之任則其許退無或太遽乎上番所達蓋欲知 邸下之意故如是仰問 邸下之意果如何 世子曰不許歸宜矣若魯曰古人云漢宣帝使疏廣傅太子其時太子即元帝也元帝懦弱廣知其不可輔導故見幾而去廣之心果如此則臣竊以為非矣既為太子之傅則竭誠殫心以盡輔導之責可矣何可輕易退去

乎雖然決不可輔導以就令德則告歸之外無他道
理乎 邸下以爲其去宜乎不去宜乎 世子良久
曰旣不可輔則去之似宜矣臣曰此言出於先儒註
說非出於正史疏廣之心未知眞的如此先儒之說
蓋以其去就度其心耳成天柱曰石奮三父子以謹
愼聞於郡國此固賢矣然以一家家法言之則善矣
至於國家事只以醇謹不能辨得矣如汲黯則面折
廷諍至以武帝爲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自後世言之
則此豈人臣告君之言乎然而武帝猶以社稷臣許
之 邸下以兩臣孰賢 世子曰在家則萬石君父

子賢在國則汲黯賢若魯曰汲黯雖賢武帝若不能
容受則何以盡其忠乎臣則以武帝爲賢於汲黯臣
曰武帝之容直臣固賢矣然安知武帝之容直臣非
汲黯諫諍之力有以致之乎故治國以得賢爲本講
畢臣曰讀書有疑處方能進步此朱子之言也 邸
下方在冲年讀書豈能無疑處而今未聞有發難之
語臣等悶鬱矣況無所疑而然乎抑有疑處而尋常
過去之乎此後則讀時可疑處必拈出下問如何
世子曰唯
十九日 書筵論疏廣教子孫事臣曰疏廣此言非

爲一時偶發之言實爲子孫深長慮耳世俗人情每欲其子孫富厚多財此固常情然子孫賢則可保其家業而如或不賢則恃其富豪驕奢無厭以至於危身敗家者滔滔皆是自古富而不侈者鮮矣侈而不驕者亦鮮矣旣侈且驕而不危身敗家者無之矣雖以踈廣子孫之請立產業觀之其爲人之不肖可知不知遵奉父兄之意顧以田宅爲重向使踈廣不爲之遠慮曲從其意欲則豈不至於驕侈亡家乎此則區庶家事耳若以帝王家論之則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儉而興驕奢而亡者　　邸下方在冲年姑

未廣覽前史前頭自當知之矣儉者德之本人性能
儉則凡衣服飲食輿馬居處皆不求華美故外物無
可以撓奪其志操既不為外物所奪則為善之心不
遷移矣故古語云瘠土多良民非虛語也我 朝則
自 祖宗朝立國規模專尚恭儉 邸下誠能遵守
列聖之規模奉承 大朝之教訓常以恭儉二字存
諸心則為學之心益固而不遷矣此臣等之望也
世子曰唯臣曰臣既以疏廣一事陳達而此則不過
一家教子孫者之法耳若漢文帝之事 邸下最宜
知之文帝漢之賢君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

文帝曰百金者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安用臺為遂不築臺夫以天下之富何惜乎百金而猶且不為者誠以恭儉之德已堅於心中不為物慾所奪故耳非強勉為之而託名於後世也若此者可為帝王家子孫之法矣成天柱曰臣之所望於邸下者不在於漢文帝直欲 邸下為堯舜耳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堯舜之道亦非高遠難行只在吾心上而特以人無學問之功故義理為物慾所蔽失吾本然之性不能為堯舜耳誠能有意於學問則堯舜决可為耳臣曰臣之望於 邸下者豈止於漢文

帝耶臣之所陳者特其儉德耳堯舜豈不儉而若茅茨土階漆器之事特上古事非可論於後世也若論爲君治國之道則臣亦將言必稱堯舜矣天柱曰邸下平居讀書之時有欲爲堯舜之心乎 世子微笑曰徒言欲爲堯舜無益矣臣曰昔程子勸宋仁宗以堯舜之道仁宗曰堯舜朕何敢當程子愀然不樂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仁宗以堯舜不敢當故程子憂之 邸下則以徒言堯舜爲耻其欲爲堯舜之心則可仰揣矣苟能充是心臣民之幸也昨日臣以讀書疑處下問之意仰達如有疑處下問如何

世子拈出包孝肅公尹京時一段問曰予之者與辭之者孰爲左賢臣曰 邸下之意以兩人孰賢 世子微笑曰我則以予金者爲左賢矣臣起而言曰 邸下之言是矣予金者爲不忘死者之恩此爲尤難矣天柱曰臣意則兩人之賢難爲軒輊矣臣曰昨日下番養志二字陳達此言誠好矣 大朝靜攝之中當此盛熱特開 經筵聖意所在盖欲爲 邸下勸學而以身帥之也萬石君家子孫猶能遵父兄之教況 大朝身教而 邸下無感動奮發之心乎顧自今加勉古人多爲勸學文字而朱子所著最爲切實

使人感動字句不多臣庶幾誦之矣其文曰莫謂今日不學而有来日莫謂今年不學而有来年日月逝矣歲不我延嗚呼老矣是誰之愆仍解釋其義而陳之曰　邸下方在冲年讀書豈無厭怠之時乎其心中必曰我今冲年雖自明年勤學豈不爲學乎今日雖遊戲豈無明日乎今日如此明日如此又明日如此則是終無進就之日矣此心甚害於工夫矣未知邸下果有是心乎否乎　世子曰是心則不甚有之矣臣曰然則幸矣勸學文在古文真寶第一卷頭邸下以此文寫諸壁間時時諷詠則不爲無助矣

世子曰當如是爲之矣天柱曰上番所達好矣學問之病莫過於因循欲除此病必先立志願 邸下孳孳勤學毋失此時焉 世子曰唯唯將退天柱曰俄者因上番所達有朱子勸學文書付辟閭之令矣內閤亦有古文真寶乎此文當自內閤書之乎令本院寫進乎 世子曰內閤有古文真寶矣

六月初一日 書筵講董邵南事臣曰人之居家爲善有二者之異焉有以爲善爲本來性分內事孳孳不怠不求人知者又或有行一善行出一善言而竊竊然求知於人以取名譽者爲善則一而其心之誠

不誠判異矣是故不求人知者人雖不知而其實德在躬有足以感格神明故上天監臨降之福祥求知於人者一時聲譽雖或隆洽其秉心不誠故終無以孚格上天矣今以此章之旨觀之董郃南不過窮鄉一賤儒而隱居行義不求人知然高高之天則蓋已俯鑑其至行而降祥下瑞於其家以至蠢蠢畜物如鷄犬之屬亦皆感化非至誠為善何以能如此乎天人之際尊卑懸絶雖似不相接而至其感應之理則昭然如影之隨形響之從聲其可忽哉董郃南不過一匹夫而行善於一家之内猶能上格皇穹下孚微

物類乎人君居億兆臣民之上果能至誠行善則上天之嘉悅而保佑之者將使四海民庶以及草木禽獸無不被其澤矣伏願 邸下於此等文義留意諦省焉 世子曰唯趙觀彬曰董邵南一匹夫而行善於一家上天之感應已如此若 邸下則一國之儲嗣若果行善不怠則天之降祥豈特鷄狗之相哺而已乎 邸下天質岐嶷令聞夙彰臣民固已愛戴無已自今加勉於 邸下者一孝字外更有何事乎惟願孳孳加勉益膺天休焉臣曰所謂祥瑞者非必麟鳳芝草甘露之屬也朝多吉士野無遺賢風俗醇美

萬物成遂乃為上瑞若董生者其孝慈之行如此而不求人知故其地之監司不知其賢其國之君不聞其姓名此在董生蓋可見其賢於人數等而以其時朝廷用舍論之則可謂貿貿矣以此一人而推之則安知無道德經綸之賢於董生者隱居不出而朝廷莫之知者乎觀彬曰此言誠然矣國家之得用一賢人誠有關係臣竊為時君惜之也　世子曰張公藝一忍字好矣何為書百忍字以進乎臣曰此乃百事皆忍之意其本只是一忍而隨事必忍之意也成天柱曰不過此意百者擧大數言之耳雖然此亦公藝

九世同居之法非君子之大道也當怒則怒遇喜則喜此乃人情何可隨事皆忍乎如是忍過之際必多咈其本性矣決非可法之事也臣曰忿怒似同而實異忿則多出於私意隨事忍之使之消融固好而若怒則當怒而怒初非私意也何必以忍為善乎觀彬回講官所陳詳悉矣

初三日　書筵論柳氏家法事臣曰學問為善是人道當行之事衣食奉養亦口體不可已之事然學問之心不可使少有滿足衣食之養不可必求其華美少有華美衣食之心則學問之心為外物所奪侈靡

流蕩終至於失其所守故古之哲母有以苦蔘及熊
膽和丸以啗兒以助其勤苦者汪信民之言曰人常
咬得菜根百事可做蓋謂其澹泊辛苦之至爲善之
心自然堅固外物之來感者自然不能撓奪故耳今
柳氏家法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亦此意也雖以帝
王家學問之道言之唐高宗時皇太子久在內不出
典膳丞邢文偉爲之徹膳仍上啓於太子曰古者太
子左右常有徹膳之宰太子不讀書不親士則宰爲
之徹膳禮也近者怠於接見臣忝備所司不敢不徹
膳高宗聞之喜曰邢文偉嫣我兒不讀書不肎與肉

喫此人甚直由此觀之雖在儲君之位學業不勤不聽食肉固自有古法矣惟 邸下自今日爲始益固學問之心勿使外物有以撓奪克念禮經徹膳之義常令志意有所警發則臣等之望也 世子曰唯臣曰臣嘗考院中日記自 大朝嘗以節飲食三字勉戒 邸下矣 邸下方在冲年腸胃未壯三字 聖訓恐不宜暫時怠忽也古人有言嗜書如粱肉頤邸下以書代粱肉咀嚼其味則書中之味未必不如粱肉矣 世子曰唯臣曰臣於燭至則執經史躬讀一過文義有可達者矣古語曰夜對勝晝筵盖夜則

萬籟俱息耳目所接稀少故心自然靜氣自然清此
時讀書益有味矣 邸下近日連日開筵似有奮發
之意臣等不勝喜悅而或有以此自足之心萌於中
則前功盡棄矣願日日開筵自非頃稟之日無或一
日無故輟講如遇頃稟之日必須乘夜召對講論古
書而經傳義理之外亦豈有不可言之事乎閭巷風
俗稼穡艱難莫非可聞之事而一堂之中情志流通
雖以臣等末學罄竭其所知則亦豈無一二可采乎
如此然後學問之工方可有長進之效矣 世子曰
當如是矣李周鎮曰上番所達好矣 邸下宜體念

焉

初四日 書筵臣曰昨日前受音中諸子復啓定於中門之処一段臣解釋未瑩 邸下想未分明曉得故敢達矣所謂晨省於中門之処者非仲郢出至小齋後諸子晨省於小齋中門之処也乃將出小齋之際諸子晨省於寢室中門之処云爾及至歸寢之後則又啓定於寢室中門之処即晨省處也昨日以中门之処錯認爲小齋中门之処故上下文義自相矛盾夜間更思之真的如此故更達之矣 世子曰然矣臣仍讀新受音自姑姊妹姪至有小改一遍仍進

曰揆是喪夫而未及改嫁者我國即禮義之邦婦女喪夫守節不嫁至於閭閻下賤皆能如是矣中國不然寡女皆改嫁而其中或有貞婦烈女守節不嫁者則國家亦有旌表之典矣 邸下曾見三綱行實所畫者乎 世子曰曾見之矣臣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故婦女之能守節者蓋與忠臣并稱矣李周鎭曰纈文紬似是紬之賤品臣曰纈者結也蓋取紬種種結之染色了解去則其色斑斕如錦繡以今言之則蓋畫布之類也工省而品儉故用之耳尹學東曰公綽所謂必待資裝豐備何如嫁不失時者

誠格言矣近来閭巷間奢侈成風婚姻時綵幣不豐則大以爲耻故貧者有年過三十而不能娶妻者甚至於終身不娶此誠痼弊矣臣曰古者婚禮只以儷皮爲幣後世易之以玄纁兩段近来士夫家猶遵此禮而至於閭巷間則隨其家力而爲之錦帛多者至五六十段少不下數十段貧者何從而辦此乎婚娶之過時職由於此而已成痼弊不可猝革必須上自宮禁專尚儉素有大布弋綈之風然後貴戚宰相之家有以觀感承化而庶民奢侈之風漸次可革矣此雖非繫於文義者旣有言端故幷陳之矣　世子曰

是矣臣曰公綽一家世有名賢良由子孫善守其家法故耳不惟閭閻士夫家如此一國自有一國制度創業之初明君哲輔相與綢繆創立規模固非後世所可輕議也但當恪謹遵奉振其頹廢而已故繼世之君謂之守成盖謂守其成憲云耳後世人君率多輕信喜事之徒紛更祖宗之良法如是者鮮有不至於危亡甚可戒也 世子曰唯學東曰 邸下淵默太過未嘗下問疑處臣等悶鬱矣疑處可問者下問何如 世子良久未答臣曰心中果有所嘗疑惑者則下問好矣而如或未嘗有疑而臨時強覓則不誠

矣 世子曰今番別無可問疑處矣臣曰自今必於讀書時深究其文義如有疑晦難解者或付籤於卷頭或默識於心中待開筵時一一詢問無爲因循掩置臣等之至望也 世子曰唯

初五日 書筵論柳毋教子事臣曰凡人善惡多係世類韓氏即當時宰相韓休之曾孫韓休性甚忠直人主有過隨事輒諫玄宗每宮中私宴必問左右曰韓休知否語畢而休之諫書已至其賢如此其居家教子孫亦必有法度故韓氏之賢蓋有所從來矣觀彬曰韓休之事 邸下宜閱之上番畢陳之似好矣

臣曰韓休隨事直言上之左右言於上曰自休爲相
陛下貌漸瘦何不逐之上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時
有蕭嵩者亦爲相嵩是小人入則諂諛以蠱上心出
則欺罔以售己私上因歎曰韓休面折朕過殊不可
堪然既退而吾寢乃安蕭嵩每事將順甚適朕意然
既退而吾寢不安以玄宗此言觀之則其於邪正忠
佞之分可謂辨之明矣而卒不能退嵩者蓋玄宗之
性自有與小人合者而蕭嵩之巧言令色已深入上
心故也夫人君知臣下之惡而不能去則爲惡無所
忌憚而其害必至於亡國雖有一二賢臣之在朝者

終不能見容矣故韓休爲相未幾而罷繼而有天寶之亂唐室幾亡忠邪用舍之際其可畏如是矣 世子曰韓休何君時相耶臣曰唐玄宗時相也玄宗亦唐室中興之君其初用姚崇宋璟張九齡韓休之徒則國家大治其後用蕭嵩李林甫之徒則國家大亂卒爲逆臣安祿山所逐棄國而走賴賢臣李泌郭子儀等匡濟之力幸不亡國矣觀彬曰唐玄宗一人之身初則爲明君後則幾爲亡國之君無他在用人之賢否矣 世子曰唯觀彬曰臣聞日昨 書筵上番陳學業未成不聽食肉文義以邪文偉撤膳事仰達

其言甚好矣撤膳自是古道後世豈復見此等美事
乎假使 邸下不勤於學業如臣等輩豈敢爲邪文
偉之事乎假令今日有如文偉者撤去 邸下之膳
肉則 邸下之心悅乎不悅乎 世子笑曰悅之者
似少矣臣曰 邸下下答誠實矣然彼撤膳者之事
爲身謀則無益爲儲君謀則甚忠所當嘉悅之矣然
悅之者實不易故古禮遂廢而三代教世子之法亡
矣可勝歎哉觀彬曰今日日候不甚熱 書筵從容
矣文義雖無可陳者且使講官畧陳古語中可聞之
事而聽之何如 世子曰好矣臣曰古人有王禕者

其為兒時多病不能善食一日出外而夕歸面有和氣與之食盡一器父母喜而問其故禕曰吾適到其叔家其叔饋以羊肉而其割不正吾𨚫思小學割不正不食之語索刀正其不正者而喫之又之其兄家其席不正吾𨚫思小學席不正不坐之語而思于心曰雖飲食居處之微一有不正則其心從而不正故聖人戒之也遂不坐其席因念吾一日而行小學之道二事如此不已則聖人不難為也念之至此心中自然歡樂而之和食之善似由此也臣嘗以此言思之蓋有此理矣讀書將以行其道也而此人以童子

一日之中行其二事心中之歡樂乃秉彝之天也其理固然矣 邸下進講小學已數年而今將垂畢亦嘗行得小學中幾件事乎 世子笑而不答臣曰無則謂無自爲誠實之道有則言之使臣等知之豈不好乎 世子曰自思其合於小學中某事者而無之矣臣曰所以讀書者將以行其道也苟不能行其道是所謂書自書我自我讀之無益矣況小學異於他書始自胎教一歲之中各有一歲當行之事聖人教人之法至爲詳備矣口讀其書而身不行之亦安用是書哉伏願 邸下自今加勉讀一句必以行得一

事爲心造次顚沛勿忘小學中言語則學問日就將
進而讀書漸覺有深味矣　世子曰唯
十六日會講于時敏堂論襄行偹論王勃楊烱一段
傅宋寅明曰云云臣曰傅所陳文義詳備矣大抵器
量則多由於天禀知識則多資於見聞文義講論亦
可以廣知識而諸臣所陳欲詳悉故語端紛多　邸
下恐難詳聽而頗會矣古人有言曰舜之恭己有察
邇言氣像盖敬恭以持己則心地自虛明心地虛明
則照物無遺故舜之恭己時可見察邇言之氣像此
言甚有味矣願　邸下每於諸臣陳達之際益加恭

己虛心之工焉邇言者淺近之言雖淺近之言自聖人察之則莫不有至理存焉故夫子賛美舜德以好察邇言為大知今日所陳文義雖無深遠之言 邸下若恭己虛心而聽之則亦豈無一二可擇者乎夫能察言然後知識廣而器量益就宏大矣伏願 留神加勉焉 世子曰唯 世子問曰常訓之常字果何義耶寅明曰常即恒也 大朝所以特以常訓名編者一則以為經常當行之義一則欲使 邸下體行無一刻之或間無一事之或怠也臣曰常訓文字以勤學為卒章 聖意有在矣盖已上七條皆由勤

學中做淂伏願 邸下加勉於勤學二字毋負 聖
上勤學之意焉 世子曰唯
丙寅二月二十二日 名對論藺相如事臣曰戰國
時事多出於權詐大抵可法者少可戒者多別無文
義之可以仰裨學問者雖以此事論之夫人臣事君
當舉其君於至安之地澠池之會趙王不往可也而
藺相如勸王行其危亦甚矣人臣以禮事君當納君
於無過之地趙王之爲秦王鼓瑟也相如以死爭之
可也而無一言諫止遽欲以口舌挑強秦之怒假使
秦先殺相如趙王淂不危乎假使相如濺血於五步

與秦王俱死趙王亦豈有獨全之理乎以臣觀之相如之不忠甚矣鄭羽良曰藺相如之勸王入秦不能諫鼓瑟誠非忠臣之用心矣然以一言而使秦君臣慴伏不敢動亦可謂有衛主之功矣臣曰此不過匹夫之勇無足取也其得無事亦僥倖矣戰國時所謂名臣蓋多此類雖有目前之功終不可掩其大罪也林錫憲曰以夾谷澠池兩會比而觀之則聖人作用之出尋常大可見矣臣曰聖人功用非可責之於人人而澠池之會如有粗聞孔子之道者一人在趙王左右則趙王必不蒙鼓瑟之辱矣講訖臣曰帝王家

讀史之法異乎凡庶非徒多記前史而已善者以爲法惡者以爲戒乃是要訣顧　邸下每於人君善惡之際　留意猛省焉讀史至亡國之君自然警惕監戒爲易而最是繼世之君惡德甚多而幸不亡國者監戒爲難若以爲彼之惡德如此而猶不亡國雖爲惡不至於亡國則庸何傷乎云爾則此正所以亡國也彼之不亡特幸耳臣則以爲夏之亡不亡於桀而已亡於孔甲殷之亡不亡於紂而已亡於武乙國之當亡不亡之際正如病人之將死不死其爲哀痛當如何哉臣之所望於　邸下者卽古之堯舜而堯舜

君臣之相與戒飭不過以治國為法以亡國為戒而
已讀史之法不外於是願 邸下留意焉 世子曰
唯
二十四日 名對 世子曰余左頰有椽氣作聲則
牽疼恐難講誦矣鄭羽良曰臣等不勝驚慮椽氣牽
疼則有妨於講讀今日則只令講官進讀新受音何
如臣曰新受音臣當進讀而前受音雖不能作聲講
誦其中文義之疑難處拈出下問如何 世子曰別
無可疑處矣臣曰自前講論之事每詳於新受音而
前受音則 邸下一誦之後更無疑問之事文義之

透徹與否臣等何以知之耶此甚悶鬱矣仍進讀秦行反間於趙一段臣曰趙括之不可為將在家則其父母皆知之在國則藺相如等已知之在敵國則秦人亦知之故至用反間欲括為將矣獨其君不知蓋反間之說先入而聰明為所蔽故耳其蔽之者想不過一二人而卒使四十萬生靈駢首屠戮於長平而莫之救讒人之禍豈不慘哉人主聰明一有所壅蔽而使無辜之民流血千里敗亡之機如響而至此人君所當監戒處也然監戒之道亦難必也素明於事理左右讒佞之說無自而入然後聰明無壅蔽之患

矣　世子曰唯臣曰以綱目觀之讒殺李牧者亦郭開也小人之禍人國家自古如此廉頗李牧趙之良將至今歷數古来名將必稱廉李而此兩人并生一國向使趙君委任而責功則秦雖強大何足畏哉特以一讒臣在王左右百端讒誣趙王之思用廉頗是一段好機會而郭開以一言間之使不得名用李牧之大功垂成而郭開受秦國之金誣以將反竟致誅死干城既廢國隨以亡甚矣小人之不可使在君側也盖小人之心異於恒人苟有毫髮之利於其身雖主危國亡亦非所恤臣讀史至此每不勝痛惋也

世子曰唯臣曰頃者賓客頤　邸下爲堯舜此言好矣其時　邸下若下問以何如可以爲堯舜則臣等當繼有所陳而　邸下之問不及此遂使此言爲一場空言甚可惜也堯舜之道雖似高遠難到而若得其入道之本循序漸進則堯舜亦人耳有何不可學之事耶孔子贊舜之德不過曰好察邇言不耻下問言不必高遠雖淺近之言莫不有至理存焉故舜好察邇言聖人智周萬物而常若有不足故舜不耻下問焉非德量宏大廓然大公無一毫有我之私不能也此堯舜作聖之本也　邸下聰明岐嶷可謂有堯

舜之資稟美德性成就亶在輔導之如何而如臣者學術空疎不足以顧問言辭樸訥不足以察納臣竊愧焉然其他宮僚及賓客豈皆如臣乎嘉言格論之陳於前者固非可闕而臣竊覸 邸下聽言之際未知其留意審察也凡人言語有巧拙長短淺深大小之不同而究其旨意則莫不有段落歸趣不可不審聽而裁擇之也 邸下旣未嘗逐轉審聽縣謂彼之所陳不過緣文演義因事陳戒之語而待其語終只以一唯字應之如此雖使程朱日侍左右庸何益乎且讀書豈能無疑有疑而不問常置之鶻突之中則

學問何由而進乎凡有疑處或付籤於卷頭或劄錄
於小紙待臣等入侍之時一一下詢不辨則不措
然後方有讀書之效而 邸下則一未嘗如此講臣
或請 俯詢則往往以無疑答之臣未敢信其真無
疑也若真無疑則是 邸下於書只信口讀過未嘗
留意於文義故不知可疑之處初非無疑也豈不悶
乎若是而無改則雖日三開 筵只爲文具而止耳
有何所益哉伏願 邸下自今加勉必以好察邇言
不恥下問八字爲用力體行之資毋少忽焉是臣等
至望也 世子曰當如是矣賓客曰講官所達極爲

懇至矣　邸下宜留心體行焉　世子曰何如可以不信讒臣曰人君明於理則讒不入然明理之道在格物致知所謂格致之工不外於讀書願　邸下每讀書必審察前代賢君之何以爲賢君昏君之何以爲昏君賢君之時其臣何如昏君之時其臣何如此皆致知明理之術且　邸下方燕居時內臣宮妾必有言於　邸下曰　邸下今日何不讀書何不引接講官乎　邸下聞其言而說之則此爲堯舜之本又必有言於　邸下連日讀書勞苦何不暫爲休息遊戲爲樂乎　邸下聞其言而說之則此爲桀紂之本

何則聞正言而能説之則正言日入於耳聞邪言而説之則邪説日入於耳邪説日入於耳而不知其爲邪説此桀紂之所以亡國也 世子曰唯臣曰 邸下雖以冲年自處而一言一動實爲一國臣民之所欣戚臣等每自 講筵退出老少知舊必来問 邸下講論何説勤怠如何臣等從實備説文義果有好處臨筵又無怠色云爾則莫不欣欣慶喜若云文義無下詢又有厭倦之意云爾則舉皆憂歎不已盖愛戴期望之切故人情自不得不如此 邸下亦安可不體其意乎今日 邸下答臣等達辭有逐日開講

之語臣等將出而播告使外間皆知 邸下自今勤
學之盛意矣
其月其日 上命世子侍坐 名臣及文學閔百祥
講自省編至宋孝宗秉燭讀疏一段臣曰孝宗時朱
子上疏以修德養民復讎雪恥之道丁寧反復至累
千言疏上夜已深孝宗起坐秉燭而讀之此可見孝
宗尊賢好諫之盛德也孝宗必欲復讎常置鐵杖於
左右手自運之立木馬於殿庭時時乘之作騎射之
狀盖所以習勞也其志豈不遠大乎 上顧謂世子
曰昏字何謂也日則有時乎昏而人心何以有昏乎

世子曰以物慾蔽之也臣曰譬如古鏡本體未嘗不明而塵埃蔽之則暗人心未嘗不明而物慾蔽之則昏苟能窮物理而致吾知則其蔽自去其蔽旣去而其明自如也　上曰宋帝之不食燒羊可見愛物之仁而燒羊非如異物之難求何至忍飢不食耶　世子曰非常供故也臣曰帝王治國之術皆有常度正法雖其口腹之養何獨不然燒羊本非常供而夜中求索則有司必每日豫具而待之人君苟於常供之外漸有求索則其流弊將無所不至此明君之所以愼其始也匹夫之有嗜欲其害止於一身人君之有

嗜慾其害必及於物亡國之道多端而不過始於害物宋帝之不食燒羊亦有見於此耳百祥曰易之時義二字難言矣臣曰時義云者易之一卦各有六爻一爻之中又各有所處之時可行之義乾之初爻是潛龍之時而有勿用之義二爻是見龍之時而有在田之義其餘四爻皆然當潛之時不可見當見之時不可潛此所謂時義也　世子曰唯臣曰孝宗讀朱子疏秉燭興歎所歎何事也　上曰汝知之乎　世子曰興歎於其言之善也臣曰聖人智周萬物聲入心通故雖凡人淺近之言必察其至理之所在舜之

好察邇言是也宋孝宗則不及聖人故必得朱子封
事而後方能好之若衆人之言則未必察也後世庸
君并與聖賢之言而不知好之此至治所以不興也
孝宗能知朱子之賢而悅其言所以爲有宋哲辟也
上曰元良見解果何如試拈出一二難解處問之臣
曰所謂欲者皆惡乎欲中亦有善乎　上曰此答誠
難矣汝試言之　世子曰欲中亦有善乎臣曰有善
今雖不善之人見人爲善必欣然慕之所謂民之秉
彝好是懿德者也雖耳目口體之欲能約其情而適
其時則皆善惟不能如此故流而爲惡而始害於天

理矣為學之道知此人欲天理之分遏之存之而已
願 邸下省察焉

尊賢閣進對

丁亥正月二十三日承 東宮入對之令與奉 朝
賀朴聖源同至 閤外鄕善南玄老兼司書鄭象仁
來言儀者 召對仰稟兩奉 朝賀相見禮貌則
敎以當如見賓客之禮矣有容曰雖曾經賓客而致
仕後無此職名何敢當此禮乎聖源以為吾則又未
經賓客曾為諭善時雖以賓客禮見待而今則異於
其時當以君臣之禮處之尤不敢當此禮也鄭象仁

使司謁以此意入稟　答曰曾爲賓客諭善今又休
致當以待賓之禮見之矣講官顧謂曰此是　世孫
美意今不可更爲煩達遂以次進入　世孫起立與
有容壁源相揖如儀各就席有容曰臣等在外伏聞
睿候多日未寧矣昨今連爲　書筵名對今又　名
見臣等可以仰揣其向安矣憂慮之餘喜幸何達未
知快復常節乎　世孫曰自數日來差勝而猶未快
蘇矣有容曰見賓禮臣等有不敢當講官以此意詮
稟而未蒙　許矣雖不敢更爲煩瀆不安則極矣聖
源曰臣則又與南有容有異尤爲惶悚矣　世孫曰

久不相見心常思之今又休退益為悵然矣有容曰
臣嘗於　書筵敢以進德八箴奉獻矣時或　賜覽
予世孫曰置之坐傍常常覽之矣有容曰臣為輔
養官時嘗承　聖敎講筵文義外欲令知　列聖傳
授心法為敎矣盖　列聖心法具在於謨訓中八箴
以敬　祖訓為首者其意如此且伏念自古有國家
者莫不以輔導儲嗣為先務而至我　朝先正臣趙
光祖之於　仁宗先正臣宋浚吉之於　肅廟其輔
導之功於斯為盛真足為今日法而上下相接不出
一誠字矣　邸下講筵之餘時取寶鑑及　經筵故

事等冊 留心閱覽則必多警省處矣 世孫曰當
體念矣貍源曰 大朝以臣等有輔導 邸下之功
每加褒賞臣於惶愧之中又有所懼者 邸下學業
勤篤大有成就則臣等雖實無輔導之功而謂之有
輔導之功誠爲榮幸 邸下若於學業無日月將就
之益則設令臣等曾有輔導之名而畢竟無效虛被
聖獎豈非大可懼者乎惟願 邸下益加勤篤日新
又新以實 大朝褒賞臣等之言焉有容曰其言誠
好矣 邸下苟能深省其言而篤實用工德性日益
成就則 大朝以輔導之功褒獎臣等者有實效而

臣等之承此 敎亦不歸虛矣豈不美乎聖源曰小學之書古今有異今之小學不但爲幼時所講習而已修齊治平之道皆在其中故朱子云如從八九十歲覺悟便從八九十歲立定脚跟而我東儒賢亦有白首稱小學童子者況我 邸下方在沖年其於小學豈可以已讀而少忽於溫習乎臣以兼看小學之意曾已仰勉 邸下果何以爲之耶 世孫曰常常披閱矣有容曰今日以後臣等之頻 賜入對何可望乎如有經義可詢者 俯詢何如聖源曰南有容在京似有入見之時而臣則遠在鄉里登對尤難今

於入見之時如有欲　下詢者下詢焉　世孫曰四
書三經中大旨滲聞則欲於讀時以此意讀之耳聖
源曰經傳要義無窮而今欲以一两字言其大指則
大學言敬中庸言誠斯二字各該括一篇之義論語
所言皆求仁之方盖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
以為心此所以仁為四德之首人而不仁則生理遏
絶故人之所以為人者唯是仁學者之所以為學者
亦求其不失乎此而已是以孔門諸子多問仁而夫
子各隨其氣質高下所答不同然其指示為仁之方
則一也他皆類此故求仁二字實為論語一書之大

指孟子則言仁必并言義又以利對言義利之間剖析明白自首章以下皆然此所以遏人慾而存天理爲七篇之大指也詩有善惡而感發懲創得其性情之正故孔子謂思無邪一言足以盡蓋三百篇之義書則二帝三王心學之原治道之要皆具於是而堯典欽明之欽爲開卷第一義以下言敬者甚多而這一欽字實爲五十篇之統會至於易則一時字爲其大指此皆有先儒所論矣有容曰仁字之義至大而不過體上天生物之心而已人之性即天之性故以惻隱之心爲仁之端如折一草一木而非其時則天

之生物之心由我而斷絶不續豈不可畏乎一草木尚然況於人乎仁字之義盖通上下而言而爲君上者尤不可須臾忘也又曰學問之工貴先立志必也使其志堅定不遷然後乃可責學問之工也 邸下非不志於學也或於燕閒得肆之地不能如 講筵對賓僚之時則是好學之志未免爲外物所遷而間斷不接續也詩稱文王之學曰於緝熙敬止盖謂繼續而光明之無時間斷也臣敢以緝熙二字爲 邸下獻焉臣雖退處田里如聞 邸下頻御書筵親近講臣 睿德日新令聞日彰云則其喜樂之心將如

何耶若或所聞反乎是則其憂悶之心亦將如何耶此心非臣等獨然實億兆之所同然 邸下其可不深省而下察之乎 世孫曰當體念矣聖源曰聖學之要莫如敬蓋心爲一身之主宰而敬又一心之主宰也非敬則無以檢攝身心願於敬字上加意也世孫曰敬何以用工耶聖源曰程門言敬者朱子於大學或問列之而又詳於敬齋箴取而覽之則可知其用工之方矣大抵敬者主一無適之謂主一者心主乎一無適者心不他適也 邸下於讀書時則心主乎讀書一事應接賓僚則心主乎應接一事推類

而事事皆然則是乃敬也然心是活物無形體之可以摸捉故操心之方必自外而着工敬齋箴以正其衣冠尊其瞻視爲首程子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弟子職亦云顔色整齊中心必式頥以此數語加工焉有容曰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蓋觀其外可以知其內故威儀不可不慎然非成德君子鮮能表裏如一臣之所竊憂者或恐威儀過於修飾辭令過於簡默此在朝廷朝會可也施之 講筵不能無妨蓋上下相接嚴畏之心勝則情地或有所不通講論或有所未詳故也臣謂畧其虛

文降其辭色侃侃和悅自然情地相孚然後講學方有實效矣聖源曰接賓僚之道不可徒尚淵默而至於容貌威儀之間整齊修飾則豈不好乎有容曰禍人家國者不一其種而柔佞之人為尤甚蓋陰柔之性巧佞之言善伺人指意而逢迎之善使人辭色而承順之可悅而無忤易狎而難遠心性常為其所壞志氣常為其所屈浸潤既久遂以為可信可親而正直之士忠讜之言日見疎而不能入矣大抵居崇高之位處芬華之地有求於上者衆則彼諂諛者之投間乘隙蠱惑上心千百其端苟非學問素明心志素

定外誘不能以入則鮮不受其敗古今已然之跡可
見矣臣非謂目前必有如此之憂第願留 睿思
常以此為至戒也聖源曰國之興亡專由於人君之
好善惡惡然人之善惡賢邪知之亦難必須講學窮
理心目俱明然後可知也夫聽言察人不在於大雖
於至近至細之事亦可以觀臣於頃年 邸下會講
之日臣仰陳於 大朝曰今日臣等忝在世孫勸講
之列豈有獻諂者而然而課講之際設令一講官請
以十行一講官以為十行太多一講官請以百讀一
講官以為百讀太多則從多從少之間易有厭聞樂

聞之異此雖微事而習以爲常則至於忠直逆耳之
言輒患不入而阿諛順志之言易爲喜悅其漸不可
長也大朝以爲是 邸下今雖未操取舍黜陟之
柄而凡於臣僚亦别其賢邪佞直則不可不明也
世孫曰今日所講論皆切實可不深體焉有容曰所
欲仰達不止於此而日氣稍寒 坐堂良久恐妨調
攝敢請退出矣 世孫曰將饋茶可出外少留也遂
退出

雷淵集卷之二十八